公羊義疏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六年盡十二年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疏注不日至略之○正以襄二十三年春三月乙巳杞伯何卒書日今不日故解之○注上城杞已貶○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以下城杞杞子來盟注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是城杞已貶也○注復卒至其義○舊疏云律云一人有數罪則以重者坐之然則亦不再加而卒復略之者正以此是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其內行故也按杞伯內行有失經傳無文何氏或別有所據諸侯內行小失云云何氏明春秋通例其罪重者則去葬以明義也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注先是季孫宿如晉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有豫賦之煩也疏注先是至煩也○季孫宿如晉則上文夏季孫宿如晉是也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者即下文冬叔弓如楚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二事在後故云豫賦何氏以意言也舊疏云一本云叔弓如齊者誤釋文出云賦歛云力驗反或無此字舊疏本即或本也五行志中之上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眾之應師古曰時昭公適欲朝晉而過莒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以為援好也按志所據劉歆說蓋左氏家言也然按經五年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九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則叔弓敗莒在公至自晉後志以為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者誤也師古承其誤而文之過矣

楚薳頗帥師伐吳疏左氏穀梁作薳罷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疏燕世家云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燕人惠公惠公至燕而死左傳云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齊遂受賂而還公羊均無此事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書者善錄內也不出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言之月者剌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于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疏注書者善錄內也○舊疏云正以平為善事今書之故云善錄內也穀梁傳平者成也疏引舊解平者善事也○注不出至言之○左疏引賈云謂魯與齊平也穀梁傳云以外及內曰暨賈說所本與公羊合不出主名者決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書人也君相與平非平者在下比舉國言之起二國人人皆善也通義云左氏許惠卿說此為燕與平推尋經文下有叔孫舍如齊莅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情事正同且以僖公之篇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較之彼間無他事而重舉衛此伐在隔年而不重舉北

燕其非燕齊平審矣按經例如燕與齊平不得僅曰暨齊平言暨則魯與諸侯平之辭下叔孫舍如齊莅盟即齊平之徵孔說是也左疏引服氏說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其說非是齊自崔杼伐魯後景公即位求好于衛旋即向戌弭兵十餘年間惟慶封通嗣君來魯一聘外無朝聘往來雖無侵伐不得竟謂和好是時蓋因魯結援晉楚又與吳爲昏齊又崔慶甫平二惠不競求平於魯事所或有不得謂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也崔氏應榴吾亦廬稿爲氏隨筆曰以爲燕與齊平者杜氏本許惠卿之說也以爲魯與齊平者孔氏宗賈逵何氏之說也杜說順傳而本文自背孔氏据經而前後可通諸儒多從孔氏劉公是史敞左傳齊求之也句爲齊魯之事齊侯次于、下爲燕平之事尤爲明證愚按魯與齊平下經書叔孫婼如齊莅盟是也燕與齊平下傳記鄭伯有事齊平燕之月是也春秋書平必有關天下大故燕齊平不必書則所書當是齊魯之平耳○注月者至暨也○定十一年冬及鄭平書時此月故解之例內將暨者隱元年傳及猶汲汲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平善事而不汲汲故書月以剌之穀梁傳曰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義同○注時魯至於齊○下十年十有二月下注云去冬

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明時方結婚于吳也

上六年冬叔弓如楚此下云公如楚是外慕強楚也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莅盟〈疏〉釋文舍二傳作婼說文女部婼不順也从女若聲春秋傳曰叔孫婼古若聲舍聲同部顧氏炎武唐韻正云婼丑略切上聲則音舍春秋昭七年叔孫婼公羊作舍是也漢書西域傳婼羌師古曰音而遮反遮从庶聲亦同部字也左氏莅作涖並俗當作𥪡說文立部𥪡臨也是也穀梁傳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非

公羊之義見僖三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陳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疏〉包氏愼言云經書四月甲辰朔據麻爲月之三日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月魯衞分臧氏恭壽以三統推是年正月甲戌朔大二月甲辰朔大三月甲戌朔小四月癸卯朔二日甲辰○注是後至乾谿○校勘記云鄂本同疏及閩監毛本下有蔡字此脫楚滅陳蔡者即下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是也楚弒君乾谿見下十三年五行志下之下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靈王弒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

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弒死轂何注加詳志又引傳曰晉侯問於上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從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顇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於三經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亡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成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按此推日食之占下蓋劉歆釋傳語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辰月之二十九日

九月公至自楚疏通義云如楚危月出致同例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癸未月之十五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注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爲亂故危錄之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癸亥月之二十六日○注當時至錄之○隱三年傳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今此衛侯惡卒於八月此十二月正五月當時而日故言危錄之也輒有惡疾者下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輒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惡疾也是也不早廢之云云何氏蓋以繆作危不得葬辭故云然左傳亦以靈公爲孔成子等所立或卽孔烝鉏史朝廢之也白虎通攷黜云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按下二十年注云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穀梁彼傳云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是卽何氏所謂跛與禮喪服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注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曾祖是卽有惡疾宜廢是也故禮記喪服小記云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繫蓋世子有廢疾則不可承祭嫡民故婦人有惡疾亦在七出之科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注說在元年變其言陳者

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故重舉國（疏）注說在元年○即上元年傳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也○注變其至舉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言其此特言陳故解之又大夫相殺亦稱人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是也上元年傳又云何者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故此變言陳以起之通義云變其言陳者世子繫君言其則可繫招言其則不可言其公子則可言其世子則不可然公子亦貫乎先君何為可言其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有辛丑月之五日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疏）通義云招所使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疏）通義云招所立也陳杞世家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為陳君楚使公子弃疾發兵代陳陳君留奔鄭

秋蒐于紅（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廋云本亦作蒐杜云蕭縣西有紅亭大事表云今為江南徐州府蕭縣蕭為

宋地蕭叔所封邑傳云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商郎末也豈爲鬼于近宋之鄙而蕭縣曾亦有其地與水經注獲水篇獲水又東歷洪溝東注水南北各一溝溝首對獲世謂之鴻溝非也又春秋昭八年蒐于紅杜預云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即地理志之虹縣蓋溝名音同非楚漢所分矣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劉昭郡國志注於泰山奉高云紅亭在縣西北杜預曰接宋衛也於沛國紅縣引地記云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是劉昭於奉高紅沛國兩地皆以爲昭公蒐地奉高屬泰山郡本魯地紅應在是沛國去魯太遠杜預亦疑其非劉昭因晉書地道記而誤何氏紀聞亦疑其非不足據也按根牟魯東界在古地瑯邪陽都縣紅地應相去不遠其以爲在泰山奉高者近是一統志紅亭在泰安府東是也紀要謂在鳳陽虹縣西者誤

蒐者何簡車徒也〔注〕徒衆〔疏〕注徒衆○周書芮良夫解賓繁有徒注徒衆也文選東京賦結徒營識注徒衆也漢書刑法志卒正三年簡徒注徒人衆又食貨志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數注徒衆也莊子徐無鬼云無徒驥於錙壇之宮注步兵曰徒隱八年左傳彼徒我車注徒步兵也則徒與車對車謂乘兵徒爲步兵也故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徒兵千襄元年敗其徒兵于洧上皆是也

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說在桓六

年疏注說在桓六年○桓六年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是也左疏引賈云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然則下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大蒐于昌姦定十三年十四年大蒐于比蒲將何說乎舊疏云爲蒐之法比年作之今此不然故云以罕書是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疏通義云不去大夫者非討賊之辭也蓋過貨不與弒而招歸罪焉若魯翬討爲氏之比按公羊傳僅元年有云招將自是弒君也注云孔瑗弒君本謀在招春秋書殺過同大夫相殺之例則過與謀與否無文以定孔氏取左傳爲說也

大雩注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疏注先是至所致○即上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是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壬午十月無壬午十一月之二十一日孔瑗左傳穀梁瑗作奐古爰聲奐聲同部

葬陳哀公（注）日者疾詐諼滅人也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諼託義故列見之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重舉陳者上已言滅不復重舉無以明（疏）注日者至人也○春秋之義滅例書月今此書日故解之若然上四年遂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此亦靈王書日責之者詐諼滅人惡尤重故書日以疾之通義云劉敞曰此楚子也其稱師何貶曷爲貶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入之賊殺人之臣稱侯則疑于伯稱人則疑于討滅重矣故壹見之於師也譏家孔瑗不言大夫討賊之辭也益招所使殺僂師者若成濟之比按劉敞本范甯說○注不舉至見之○襄六年齊師滅萊注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則此亦直書楚師滅陳已足復列見執公子招殺孔瑗葬哀公正以見其託討賊滅人國故也穀梁傳惡楚子也是也○注託義至滅心○宣十一年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下云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是莊王本行義討賊後乃有利陳之心故先書殺陳夏徵舒後書入陳靈王本懷滅心託義討賊與莊王異故先書滅以誅心○注重舉至以明○舊疏云成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不重舉齊此重舉陳者上已言楚師滅陳若不復舉陳無以明其是陳人矣通義云承上滅陳

文巳明復事事繫陳者深存陳之意按穀梁傳云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公也注滅國不葬閔楚夷狄以無道滅之故書葬以存陳

孔義本此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注）陳巳滅復見者從地名錄省宋鄭以邑錄不舉小地者顧後當存（疏）公注陳巳至邑錄○隱十年鄭本國名春秋前為宋所滅故以邑錄是以桓二年有取郜大鼎事也○注不舉至當存○舊疏云陳是總號會時未必在其國都所以不舉小地而舉陳者正以楚人築城春秋欲閔陳而存之故還舉其大號言也其存陳者即下經夏四月陳火是也

許遷于夷（疏）水經注淮水篇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于城父縣右出東南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縣故焦夷之地春秋昭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也然則濮水即沙水之兼稱得夏肥之通目矣杜云城父屬譙郡按譙為今亳州地

夏四月陳火（疏）左氏作陳災杜云陳巳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

所害拔彼為天下記異不得以例此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注據災異爲有國者戒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無下陳字存陳也注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大意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疏注陳已至記災○校勘記云鄂本大作天此誤按紹熙本亦作天舊

疏引考異郵云陳火之類未當誅絕天曉其君死灰更燃之意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左疏引賈服說亦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范云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李氏貽德賈服注輯述云春秋之例外災不書往弔來告則書法如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必繫其國名於火處之上時陳旣爲楚縣若與楚有陳則當曰楚陳火今曰陳火明陳國尚存不與楚滅爲繼絕存亡之義明矣若然則沙鹿梁山崩何不繫晉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公羊傳曰爲天下記異與災火之異係一國者有殊故不繫晉也十三年經云陳侯吳歸于陳不言楚復封則楚雖滅陳因不與其滅也不與楚滅則亦不斥陳亡矣通義云賊大夫曰言存陳者孔子悲之也滅國多矣曷爲獨悲陳而存之以楚託於名義若義當滅陳世無敢議楚罪者若是陳將竟滅矣而幸而復存是可悲矣是以春

秋於其未復而亟存之也廣森謂陳已滅則春秋雖欲存之他無可記故因天火而錄之不用外災常例矣故左傳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是天欲存之也陳蔡等滅陳最無罪明德之後又非蔡處可比故天特存以勸懲示春秋即因之書以起繼絕存亡義也

曰存陳悕矣〔注〕書火存陳者若曰陳爲天所存悲之〔疏〕舊疏悕謂悲也成十六年傳在招上悕矣

曷爲存陳〔注〕據災非一天意曷爲悲陳而存之〔疏〕注據災至存之○舊疏云弟子之意以爲春秋之內書災者非止一處曷爲於此災上悲陳而存之

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注〕罪人招也殺人之賊〔注〕孔瑗弒君賊也葬人之君〔疏〕八年左傳疏引賈服亦云楚葬哀公不取彼傳哀克私葬爲說孔疏云若是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當如齊侯葬紀伯姬不得直言葬按十三年經葬蔡靈公彼傳云平王即位旣封陳蔡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是蔡靈公亦爲平王所葬春秋何不云楚葬也

若是則陳存悕矣〔注〕楚爲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不書孔瑗弒君者不爲招弒當舉招爲

重方不與楚討賊故沒招正賊文以將與上叛起之月者閔之〔疏〕注楚爲至之也○下十一年左傳叔向對韓宣子曰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是楚託討賊陳臣子待之而滅事也漢書五行志上云九年夏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爲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畧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

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巳卯楚滅陳經義雜記云按所引左氏說乃秦漢以來舊說當與伏生書傳毛公詩傳等觀不獨足以補正杜注而已董劉說公穀推所以致災之由一自遠者言之一自近者言之考宣公十一年陳亂陳臣子痛國之亂而望楚之救也故開門廷楚乃乘其亂而滅之陳之臣子痛益深矣幸聽叔時之言復封陳庶爲善補過者而又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則與滅陳國而病其民人無異陳之臣子懷蓄愧憤恨之心欲快意與楚者非一日矣今復爲之滅是以陰毒之氣蓄之久而發之烈也此董生遠推意也劉子政說穀梁以爲招殺大子偃師故天降之災楚已滅陳而復書陳者不與楚辭哭滅中國也按宣十一年楚子入陳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義本此故賈服注左傳范注穀梁無以盡同獨杜氏好爲異例輕改舊說非也○注不書至起之○上元年注云孔瑗弑君本謀在招故舉招爲重責以徵文不言此瑗賊君也解上八年書陳侯之弟招義也不與楚討貶者決宣十一也楚人殺陳夏徵舒文不與而實與也此皆不與故沒討招之文謂不於討處貶之也以將與上貶起之者上貶謂元年稱公子不稱弟爲貶辭也明此雖没正貶然本課在招上已貶明故得與相起○注月者閔之○舊疏云正以外災例時卽襄元年春宋火之屬是今而書月故言閔之閔義其十

秋仲孫蔑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晉欒施來奔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晉欒施左氏作齊欒施孫志祖云此非晉之欒氏公羊經文誤當同左氏作齊按穀梁亦作齊惠氏棟周易本義辨證云晉孟喜作齊子西反義同晁氏曰說文作晉按齊古文晉篆文晉今文愚謂晉改爲晉始於蔡邕石經古晉字讀爲齊音子斯反又郎移切見春秋傳及公羊釋文嘯堂集古錄有晉姜鼎晉姬姓安得稱姜必齊姜也古文多借用故晉字或借爲齊晁以道以齊爲古文是春秋齊晉無別矣恐未然按說文鄑从邑晉聲左氏莊元年釋文莊十一年釋文公羊桓七年釋文莊元年釋文十一年釋文穀梁莊元年十一年釋文竝音鄑子斯反又子移反玉篇亦音鄑子斯切又哀十三年傳注敗齊師于舊疏舊字有作晉字知古音晉齊字音往往通轉矣金氏廷棟齊欒施晉欒施解云齊欒施公羊作晉欒施施字子旗齊惠公後非晉欒氏按晉郎齊字晉卦之晉孟氏作齊齊晉一也說文晉从日晉聲今人以晉易之非也益齊可爲晉晉不可爲晉蔡石經改晉爲晉而齊晉字不通也

矣然則古齊字本爲晉非古晉字讀爲齊也公羊不異說甚明晰

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疏釋文隱如左氏作意如古隱意一音之轉禮記少儀隱情以度注隱意也思也又中庸壹戎衣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是殷有衣音與隱有意音同

戊子晉侯彪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戊子月之七日

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注去冬者葢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宋公戌讀左傳者音成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穀梁與左傳同左氏釋文云戌音成何休音恤左氏文二年傳宋宋公子成釋文成音城本或作戌音恤成與戌易混故也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宋平公鐘銘宋公成之誙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爲正是乎

公器也須壺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注平公子成與城同音若平公名成其子似不得名城矣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六日○注去冬至取之○舊疏云正以論語禮記皆有昭公取于吳謂之吳孟子文但不指其取之年歲今無冬更無他罪可指是以何氏以意當之娶吳孟子不書諱取同姓故也通義云謹按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書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是不修春秋文如是君子修而削之矣蓋事在是年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存其日若移冬于十有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春秋之爲諱也沒其文而不沒其實必有所託以見端云極爲諦當而舊疏引賈服曰無冬刺不登臺觀氣考登臺觀氣見僖五年彼傳以爲禮明乎時皆不行此禮矣何獨於此年譏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疏）左氏穀梁作春王二月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諸侯五月同盟至平公以十年十二月甲子卒至是年二月葬僅逮三月三月而葬已速況踰月乎公羊傳正月或字之譌按既速葬矣可三月即可踰月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十日

差繆略云穀梁作乾按今注疏本及穀梁石經皆作虔

楚子虔何以名（注）据誘戎曼子不名（疏）注据誘至不名○下十六年楚子誘戎曼子殺之不書名是也

絕（疏）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曲禮諸侯滅同姓名春秋衛侯燬滅邢邢衛同姓矣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蔡非同姓何以亦書名曰禮云滅同姓名者滅天子之同姓也陳蔡皆楚虔所滅不於滅陳名虔而於滅蔡名之以其滅同姓尤惡之也存秋之什滅同姓者多矣獨於二文見義者蔡姬姓之大國非漢陽諸姬可比誘而殺之其惡尤甚衛秉禮之國文公又賢君且邢衛同爲狄所滅因齊桓仗義得復社稷乃瞰邢之弱而取之於義尤爲不順故亦絕之按滅同姓爲滅天子之同姓此錢氏臆見蔡般宜討虔非討蔡之人復誘而討之尤爲不義傳明云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此絕之正義也此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下十三年疏引作絕也此脫

曷爲絕之

（注）据俱誘之爲其誘討也（注）使不自知而死故加誘（疏）注使不至加誘、左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已殺之是其事也包氏慎言云般弑父殺當其罪不聲罪而

誘殺之與詐殺同科故與絕之稱名明當絀爵也穀梁傳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范云蔡侯般殺父之賊人倫所不容王誅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于中國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嘗試論之曰夫罰不及嗣先王令典憾惡而討丈夫醜行楚虔滅人之國殺人之子伐不以罪亦已甚矣莊王討徵舒則異於是凡討當其理雖夷必申苟逆斯道雖華必抑故莊王得爲伯討齊侯不得以滅紀趙盾救陳則稱師以大之靈王誘蔡則書名以惡之所以情理俱暢善惡兩顯豈直惡夷狄之君討中國之亂哉夫楚靈之殺蔡般亦猶晉惠之殺里克雖伐弒逆之國誅有罪之人不獲討賊之美而有累譏之名者有以也范氏之駁穀梁即據公羊爲義也

此討賊也〔注〕蔡侯般弒父而立〔疏〕注蔡侯至而立○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

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注〕據與莊王外討晉文諭尊〔疏〕注據與莊王外討○宣十一年楚人討殺陳夏徵舒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

可也是其與莊王外討事也○注晉文諱尊○傳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傳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注時晉文年老恐伯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所以見文公之功是晉文諱尊春秋無譏辭也

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注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地者起以好會誘之

疏通義云懷惡而討不義讀當於討字絕何白虎通誅伐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弒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弒君臣不討賊非臣也又曰蔡世子班弒其君楚子誅之然則春秋自譏其誘討非譏賊不當討也潛研堂荅問云問春秋有討賊之義蔡般弒父自立楚人誘而殺之雖曰不義與殺無罪者亦宜殊科春秋何以無異文曰楚虔亦弒君之賊與蔡般同自當從兩下相殺之例然蔡般之罪終所當絕此當合前後參觀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殺之公羊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夫有為般之世子雖嗣立而不得書爵者不成其為君也春秋之法諸侯有誅絕之罪其子雖無罪亦當廢則

討賊之義亦嚴矣楚商臣亦犯誅絶之罪而子孫享國且數十世則有弑君不復見之例以絶之亦未嘗漏網也○注內懷至詐也○正以賊所宜討懷惡而討故不與與其討也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爲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合我與宜以爲一言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穫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之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此之謂也且論己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

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寛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寛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敬二端之正佹于上而僻行之則誅于下仁義之端可無論乎是春秋弗與靈王討賊爲其不能先以義治我故也○注地者至誘之○正以下十六年誘戎曼子殺之不書地今言于申故解之也明彼非好會也好會誘之事具左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疏唐石經棄作弃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有甲申月之八日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說在桓六年疏注說在桓六年○按彼注云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是也舊疏云上八年蒐于紅之下何氏云說在桓六年今復指之者正以蒐與大蒐希數實異禮亦不同是以不得相因各指其所在然則亦識其罕之義穀梁注時有小君之喪不譏喪蒐者重守國之備安不忘危與左氏義反與公羊義相足通義云古者戰勝以喪禮處之蒐非同純吉且起大役須先期

屬衆比時有喪重故衆屍追故君子緣人情不譏也是也左傳曰非禮也又云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以爲不忘君者於義似短

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注不日者蓋諱喪盟使若議結善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侵羊二傳作祲祥疏本作盟于浸羊解云穀梁古傳作侵祥字服氏注引者直作詳無侵字皆所見異也九經古義云古祥字作詳易履視履考詳釋文本又作詳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云其道出于不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誥四方詩古祥字故左傳祲祥服虔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侵羊者繁露云羊之爲言猶祥與鄭衆百官六禮祥亦云羊者祥也疑古祥字詳字皆省作羊易大壯象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釋文詳詳審也鄭王肅作祥祥善也爾雅祥善也鄭注車人云羊善也杜云地闕大事表云當在今兗州府滋陽縣境沈氏欽韓云祲祥當卽大庭庫魯因以望祲祥故遂名爲祲祥在曲阜縣○注不日至善事○舊疏云上五月夫人歸氏薨君居喪而與人盟至十三年平丘之會邾婁子與晉爲讓不容公盟而執季孫理宜書日見其不信而不書日者正以身居大喪而不以爲憂是內惡可諱之限故爲信辭使若此盟力欲議論結其善事然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宫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疏）校勘記云齊國酌唐石經諸本同解云賈氏作酌字與此同服氏及穀梁皆作齊國弱字按杜本亦作弱釋文屈銀二傳作厥慭九經古義云左傳厥慭徐仙民音五巾反說文犾讀若銀又云慭从心犾聲公羊本口授故以厥爲屈以慭爲銀字異而音同說文犬部犾从犬來聲讀又若銀則銀聲爲犾之異讀慭从其異讀音與杜云厥慭地闕大事表或曰在今衛輝府新鄉縣境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有己亥月之二十五日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注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疏）注歸氏至夫人○舊疏云皆史記文通義云按齊歸子野母敬歸之娣何氏以爲襄公嫡夫人非也疏因附會其初至不書者蓋爲世子時娶之據左傳言會于沙隨之歲襄公始生公羊雖無明文然成十六年傳猶言會公幼則襄公之幼可知假令其娶定在即位以後而襄夫人經絕不見者們木未有正嫡云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疏）包氏愼言云十

一月有丁酉月之二十三日穀梁作世子友史記管蔡世家注引世本亦作太子友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注〉據陳子也〈疏〉注據陳子也〇即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以下于溫是也

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注〉靈公即般也不君不與靈公之弒父誅不得為君也不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亦不與楚誘討嫌有不當絕故正之云耳〈疏〉注不君至君也〇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靈公弒父當誅故不與為君舊疏云靈公弒父之人人倫所不容今而見誅正是其宜是以春秋不與靈公為君也〇注不成至父也〇舊疏云莊三十二年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然則稱子者嗣君之稱春秋之義既不與靈公得為成君故亦不成其子有得為嗣君以繼其父潛研堂答問云問春秋書世子者皆宜為君之稱蔡世子有何以獨為貶辭曰君薨未踰年稱子書子則不見貶斥之文書名又無當國之罪故從其本號書之般雖有罪然蔡之臣民奉以為君者十餘年經亦嘗書蔡侯矣有侯則宜有世子不稱子而稱世子從其本稱非得正之稱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齊商人蔡般皆弒君

之賊春秋書之曰齊侯蔡侯無貶辭者已成君也已成君則從五等諸侯之例非與賊也辭窮則同也然商人終弑亡般亦死楚虔之手其子又慘死天道果可畏哉按錢氏說是也世子正稱也書世子有於即位後則貶諸侯稱爵正稱也成四年書鄭伯伐許於喪內則貶猶斯義也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集解引何君廢疾云即不與楚殺當貶楚子稱何故反貶蔡世子耶鄭釋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啟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蔡國二君以取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終劉氏逢祿難曰君斃併世子明友之不當立與衛蒯聵同文與鄭忽異文公羊傳之信矣若僅貶楚殺蔡二君則稱子不爽若耶若以子友疑於子哀則書蔡子而去其名可也使若不得其君終于義為短于文為悖○注上不至云耳○即上傳云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上絕楚子嫌蔡般無罪故於此正之不君靈

公則曷為不成其子〔注據惡惡止其身〕疏注據惡惡止其身○下二十年傳文

誅君之子不立〔注〕雖不與楚誘討其惡坐弑父誅當以誅君

論之故云爾言執者時楚託義滅之〔疏〕繁露觀德云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

蔡世子般逆丑父是也正以春秋天子之事故董生本天子言之漢書趙敬肅王彭祖傳大鴻臚禹奏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白虎通封公侯云誅君之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絶也春秋傳曰誅君之子不立又誅伐篇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弑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之者以其逆無所承也詩云無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絶之而已按定元年傳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注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絶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昭僅不能保有國土當絶子孫不得立何論蔡靈弑父賊乎通義云此春秋託王法也昔周公誅管叔而宥蔡叔厥後蔡仲紹封而管叔之子不得立是其制也既絶其世復稱世子者常辭君薨稱子某今不稱子某即是絶之若併去世子無以知是嫡與否不與立之義反不見也劉敞横議此傳義與文反而以鄭世子忽爲難彼未知伯在喪稱名即與侯在喪稱子同理既書鄭忽於前不嫌不當立矣春秋美惡不嫌可以同辭必欲強相援比又可謂蔡世子般亦與使有蔡之文乎○注雖不至云爾○舊疏云不君靈公以誅君論之何故上四年申之會及伐吳之經上文楚子誘殺之時皆稱貶者凡貶剌之例正可以一事之上足見其惡而已當可文文皆貶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云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譏擇其重者而譏焉莫

重乎其與仇狩也其餘從同是也○注言執至滅之○舊疏云春秋之義舉滅國爲重其餘輕者皆從略是以襄六年注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是今并書其執者正以楚人託義滅之故見其義也似若上八年注云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誘託義故列見之是也楚既託義執用蔡世子以滅其國當如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然今乃先書滅蔡者起其本懷滅心故也

非怒也無繼也注父誅子當絕疏

舊疏云今不成有爲子者非由惡其父還怒其子孫但由靈公大逆理無繼嗣矣是以注父誅子當絕也其非字有作悲字者誤按怒爲遷怒又見莊四年傳此非怒與注怒遷怒齊人語是也按父誅子當絕商臣弒父而立春秋不見誅文其子莊王復有美辭者商臣倖逃天誅莊王又賢春秋必假事以示法彼既無可託故直於蔡般父子張義明彼亦從同也又見天之逆楚直同爲歐如梟獍之物並生於世在不府誅絕之科非如蔡爲嫉妬之長正當有父子君臣大討之所宜加故聖人亦因天而備責之且蠻夷猾夏自楚成始假手其子以幾之臣不臣子不子乖戾之氣蕃相尋也

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注持其足以頭築防惡不以道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日者疾譏

滅人〈疏〉通義云意時有所築隄善崩潰殺人覺之義或然也

○注持其至以道○何蓋以意言之或別有所據傳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傳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注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此不言防與彼義同不以道卽無道也○注孔子至亂也○論語泰伯篇文包云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何蓋引人而不仁爲證因連下引之與此無涉也潛研堂荅問云宋襄公用鄫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徼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注日者至滅人○正以滅例月此書日者上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書日同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疏〉差繆略云北燕伯左氏作北燕伯款唐石經左氏無款字毛本年誤月

伯于陽者何〈注〉卽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微國出入不兩書伯不當再出故斷三字問之〈疏〉○注卽納至于陽○此據納蒯聵于戚事爲說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云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

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是也今此納北燕伯于陽若是上三年出奔齊之北燕伯款今納之北燕可也既出奔稱伯則非犯父命何爲納之于陽與于戚同文也○注又欲至再出○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注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不書出小國例也是春秋之義小國出入不兩書也北燕欲國出奔書郎入不當再見書北燕伯也○注故斷至問之○公羊義以伯于陽連讀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注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疏公羊問荅曰聞子曰我乃知之矣與史通所引不同何也曰當是劉知幾所見之本異也故子曰下有齊之事三字○注子謂至其事○襄公二十一年傳孔子生至是年二十三歲又昭二十四年仲孫貜卒左疏引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據此知昭公十二年孔子正合二十三歲故得知其事○注後作至滅闕○通義云此當爲納北燕公子陽生于某地自生以下字並滅闕是也史記者舊疏引閔因敘所稱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是也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

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注〕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甯可彊更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疏〕注如猶至之乎○經傳釋詞凡經言如之何如之何者皆是如詞助也易屯六二屯如亶如子夏傳如辭也按如卽無如無如卽奈也意凡經傳言如之何者皆奈之何也彊釋文作彊葉本作強凡彊弱字作彊勉強字作強舊疏云孔子云當是歲時我已年立具見其事奈汝在側之徒不見之何孔子雖知伯子陽者是公子陽生但在側之徒皆不委曲若改之謂已苟出心肺故曰甯可彊更之乎○注此夫至億錯○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億作意釋文妄億於力反錯也字或作措按論語音義同毋意本或億於力反則本作億於此注合陸氏以爲非誤也此本錯字剜改故小而偏當本作措疏標起訖作億措可證釋文校勘記云億當作意鄂本注作妄意措於力反下當有下同二字且下子絕四毋意之意音同也舊疏云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何氏云明其狀似雨耳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孔子修春秋大有改之處而特此文不改者欲示後人重其舊事故曰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人妄億措也億謂有所億度措者置也置意於言也不欲令人

妄置意於言矣按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修改之曰星霣如雨事本無差文有小異若伯于陽與公子陽生氣殊懸絕故不敢徑改恐襲億措也○注論語至毋我○論語子罕篇舊疏云備於鄭注今鄭注不可考蓋取毋意義也

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注〕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疏〕注唯齊至次序○僖四年許男新臣卒下文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則許小於曹然自幽之會皆許男序于曹伯之上或德優於曹與舊疏謂其盛時事及其衰末亦不醇粹是以僖二十三年緘之會許男序于曹伯之上者非也

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注〕非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疏〕注非齊至史也○閩監毛本如作知誤何意謂桓文而後皆主會者次之春秋因而不改所爲信史也俞氏樾公羊平義謂其序其會兩文對舉蓋言諸侯之序皆伯主所定諸侯之會皆主會者所爲以見春秋所載二百四十年之事悉據當時之實耳其以諸侯之序爲桓文所定者蓋晉文踐事齊桓無大變更而其後又晉人世主夏盟一循文襄之舊故推而上之以爲皆桓文所定者兩句皆證明春秋信史之義若如何解則齊桓晉文句與上下文皆不屬按俞義亦

未協桓文之會所次諸侯則不同諸侯自會同外亦無所用序若謂朝之天子自有王朝定則況春秋世朝周鮮左傳所定四年所序踐土之盟其次則與春秋不同是其明證蓋兩句互文見義上句其序謂其會之序也下句其會亦謂會有序也桓文之會猶能次德之優劣國之大小後此則晉楚狎主意為高下矣春秋存之以見信又以見無係褒貶進退之義也

其詞則丘有罪焉耳〔注〕丘孔子名其貶絕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丘之罪聖人德盛尚謙故自名爾主書者惡納篡也不書所篡出奔者微國雖未踰年君猶不錄不足賜下言于北燕者史文也北燕本在上從史文也〔疏〕注丘孔子名○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注其貶至之罪○舊疏云即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也按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釋名詞嗣也令撰善言相嗣續也史記儒林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皆即意內言外之詞也論衡起奇云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通義云云詞有褒貶絕假天子之事故謙以為有罪也亦猶孟子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按孟

于離婁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趙注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此孔氏所本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春秋書弒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宜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不在諸史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春秋亦曰晉趙盾弒其君齊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春秋亦曰齊崔杼弒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弒以名人道以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左氏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構机孟子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而亡焉儺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殺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頼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弒遂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賞慰與庚與必不書人書偃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得可少哉按晉宋吳莒之弒撫人與罠郎聖人筆削所繫所謂某有罪者非史官赴告之失也如無史官左傳又曷由知哉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

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
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
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
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
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
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
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
罪丘者亦以春秋彼注引劉熙孟子注曰知者行堯舜之道
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也按何氏此注以貶絕譏
刺有所失為某之罪以傳文以其詞與其序其會對皆謂次
序諸侯優劣之得失言故不而言之與孟子之知我罪我殊
也○注主書至不錄○春秋立納入皆篡辭故云主書者惡
納篡也舊疏云正以上三年之末伯款出奔適歷十許年計
應有君矣陽生篡之宜書其出今不書者微國之君被篡而
出走者皆略而不書假令非被篡但是微國未踰年之君卒
猶不書況乎被篡出奔甯不略之何氏必將未踰年君約之
者正以所見之世微國成君之出例皆錄之故也郎伯款之
徒是也此不書所篡出奔義也○注不足至文也○校勘記
出史文也北燕本在上云閩本同鄂本無也字此衍監毛本
北誤比舊疏云若足其文宜云齊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
生于北燕今陽生之下不言北燕者正以史之本
文陽生之上有北燕二字因而從之不及改順文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壬申据厤爲四月朔正月之二十九日亦壬申經於夏五月書葬鄭簡公簡公以四月卒卽以五月葬在慢葬之例宜書日而經不書日者同於當時不日之例則三月之卒當在正月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疏)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左氏作成熊穀梁作成虔字按穀梁作成虎此作虔誤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左氏傳云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則經文作虎字可知今左氏經文作成熊或篆文殘脫致誤公羊作成然然又因熊然形勢相似致誤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疏)左氏穀梁作公子慭釋文慭魚靳反一讀爲整正領反此釋文云整之領

反或作慭係觀反葢古音通也哀十一年左傳晉悼公子慭亡在衛釋文慭一本作憖通義云不日者慭無罪也慭與公謀去季氏從公如晉晉人拒公慭惶懼出奔公之復季孫爲之也按孔氏義與何異何氏以内大夫出奔有罪不日也孔義斧涉左氏爲說然左傳南蒯以私怨欲出季氏公子慭欲代季氏許與爲難又以搆叔季二家不克出奔絕無因公之意何云無罪也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彊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疏注謂之至狄之○舊疏云諸夏之稱連國稱爵今單言晉作夷狄之號故須解之中國無義者襄七年傳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鄭伯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弒之注禍由中國無義是其文也遂爲夷狄所彊者卽四年楚子以下會于申執齊慶封殺之是也今楚行詐滅陳蔡者卽

昭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是也行詐郎託義討招攜託義討
蔡般是也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者郎上十一年秋
季孫隱如會晉韓起以下于屈銀是也先伐同姓者正以鮮
虞姬姓故也校勘記出故爲夷狄所強云諸本同誤也疏中
兩引皆作夷狄所彊當據正又出今楚行詐云閩監毛本同
誤也鄂本今作令此本疏中兩引亦作令當據以訂正按紹
熙本今亦作令懼然當讀如孝子閩名心瞿之瞿禮記檀弓
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沱皆騷悼在心之貌是也道義云鮮虞
姬姓之國見於世本杜預謂白狄別種妄也後改國名中山
左氏哀三年傳有求援於中山者郎是史記中山武公徐廣
以爲西周桓公之子雖失其實然爲周之分子無疑耳晉爲
諸夏盟主楚翦滅姬宗坐親不救又效楚尤加兵于同姓故
稱國狄之春秋特於此責晉之甚者初楚人爲申之會請諸
侯于晉晉弗敢競楚由是大得志於中閔放乎滅陳蔡者晉
君臣爲之也蘇轍日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滅不能君子不
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
書之繁露楚莊王云春秋日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
也日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
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府共地春秋賀而
褒之以爲天下法日禮而信禮無不答施撫不報禮之數也
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
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之於彼無親尙

来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强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集解引何君廢疾云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鄭君釋之曰晉不見因會以綴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大重晉為厥慭之會實謀救蔡以夏八國之師而不能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料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劉氏逢祿難曰狄之所以貶之也若僅貶之以起文則辭費矣鄭取董何之義以增飾傳文安足以起其疾乎按左文疏引賈服亦取穀梁為說而范甯以傳穀梁意非然其荅薄氏亦言楚滅陳蔡而晉不能救棄盟背好交相攻伐其責晉之義亦大同公羊也蘇與夷狄並伐事所恒有何以不狄誠如何君所難漢書地理志中山國新市下引應劭曰鮮虞子國今鮮虞亭是按新市在今正定府新樂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終

子汝棻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公羊義疏六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十三年盡十七年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疏通義云費內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蓋季氏之臣有南蒯者以邑叛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疏上十二年左傳云楚子次于乾谿杜云在譙國城父縣南大事表云在楚東境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有乾谿與城父村相近即漢城父縣也

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注据齊陽生入惡不言歸疏注据齊至言歸○即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是也陽生先許致諸大夫立於陳乞之家自是往弒舍故爲集辭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今公子比不弒君而言歸故据以難

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爲

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
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
去之靈王經而死【注】時棄疾詐告比得晉力可以歸至而脅
立之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弒也言歸者
謂其本無弒君而立之意加弒責之爾不日者惡靈王無道
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為戒【疏】舊疏云歸無惡於弒立也者言所以書其歸者正於
弒虐之時比無惡靈王經而死者舊疏云謂縊而死也按
論語憲問篇自經於溝瀆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國語晉
語申生雉經史記田單傳遂經其頸於樹枝索隱經猶繫也
廣雅釋詁經絞也荀子彊國篇注經縊也左傳亦云王縊于
芊尹申亥氏繁露王道云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
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眾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
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有行暴意殺
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懣公子棄疾卒令靈王自殺而取其國
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此非盈意之過邪又曰觀乎楚靈
知苦民之壞盧注壞猶傷也又五行相勝云土者君之官也

其相司警司警爲神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謂順主
指聽從爲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爲
宮室多爲臺榭雕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歛無度以奪民財多
發傜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罷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
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及其身
弑夫上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民叛矣其民叛其
君窮矣故曰木勝土新語懷慮云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
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雖登
浮文窺天文然身死於棄疾之手淮南泰族訓靈王作章華
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騷動百姓罷敝棄疾乘民之怨而立
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易
林需之泰楚靈暴虐罷極民力觸起乾谿東疾作壽其伏奔
逃身死亥室是皆以弑君謀起棄疾故比歸無惡於弑立也
左傳與此小異亦云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
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又云公子棄疾爲司馬
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
者劓師及訾梁而潰與此會乾谿之役語大同○注時棄至
立之○舊疏云止以經書自晉故得爲有力之義故如此解
校勘記云此本晉誤有可誤司今據諸本訂正按紹熙本不
謀○注比之至弑也○繁露王道云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
之道效死之義通義云高閒曰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
其亂比見利而動遂欲爲君則成楚靈之弑者乃比也若使

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
皆置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
是則君弑由於比立故比宜坐弑比之義宜效死不立下傳
又○注言歸至之爾○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故爲明
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即責其不故死而立也穀
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
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是亦以比不
弑君故弑爲加弑焉校勘記出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云
諸本同誤也鄂本謂作明疏引注同當據正按紹照本亦作
明又出加弑責之爾云此本疏中引注作加殺閩監毛本亦
改作弑○注弑不日至無道○舊疏云正以宣二年秋七月乙
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獋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
君夷則春秋之義不問加弑與否例皆書日此不日故解之
按晉靈亦無道而日者晉靈止宮中虐戾害不及民又有趙
盾諸人執政非如楚靈之顯武樂禍外肆殄滅內極力役殃
民洋刑多行不義故不月以惡無道○注致內至爲戎○宣
九年襄七年下二十五年等傳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地故
解之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
注起時衰多窮厄伐喪而卒于諸侯會上故地危之襄七年
鄭伯髡原卒于操傳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下二十
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此何以地憂內也注將宋公間昭
公見逐欲曼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是則諸侯卒其封

內不地今此靈王見弒由於乾谿故著地以爲戒也潛研堂答問云楚子虔弒于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于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蔡史不絕書而無救于弒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

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疏左氏穀梁弒作殺孔氏音義云弒二家經作殺若然則比專得弒君之罪而棄疾反類於討賊之人矣不亦頗乎此條及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公羊經文皆特長於左穀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注據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疏注據齊至舍○文十四年彼傳云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已立之也已殺之成使者而賤生者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爲則彼未踰年見弒稱君此亦未踰年君稱公子故据以難僖疏所以不据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者止以取成君之號以難公子者義強也

其意不當也注據上傳知其脅疏注據上傳知其脅○卽上傳云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繁露王道云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是也穀梁傳曰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比之不殺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弒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是亦以比無弒君之意與此同惟彼經弒作

殺故以當上之辭爲解果爾則經當書楚殺其大夫公子比矣故當從公羊作弒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弒焉爾（注）據王子朝不貶（疏）注據王子朝不貶○下二十二年尹氏立王子朝注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遲則子朝不貶此亦不當加弒故據以難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疏）通義云卷編而比出比歸而虔編比自謂於虔無一日君臣之義然而君子恕比受棄疾之君已而樂成其弒也故歸弒於比以爲後世大防比不立而弒虔謂之討賊比立而殺虔是弒而已矣孔氏此論可不謂持平矣故吳光弒僚致國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君子以其不受爲義於其來聘焉賢之其不殺光者札力不能討君子恕之若受光之讓能逃弒君之罪乎可與比事反觀也效死不立猶孟子之效死勿去謂寧死不立也經題樓集云此以上釋上文經書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也比實未弒經書弒其君虔上傳未釋故於此既釋仍解公子比之下補釋上文所以書弒之意謂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不當爲棄疾所脅也受脅而首亂故云弒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注）據經言弒公子比也（疏）文十六年傳大夫相殺稱人通義云難言楚人又不言殺公子比意不言將自是爲君也（注）故使與

弑君而立者同文也不言其者比實已立嫌觸實公子弃疾

則楚子居也 疏 正以棄疾弑比之後即自爲君故注云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也舊疏云同文即文十四

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通義云棄疾奉比爲王而已

爲之司馬比雖不成君棄疾固君之矣故經曰弑公子比既

不與比以君之名仍罪棄疾以弑之實一言而權衡各當如

此經讒樓集云經有殺謂爲弑者乎曰有公羊經昭十三年

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是也既言弑則下當言其君比不得

云公子比也既言公子比則上當言殺兩相殺耳不得云弑

也春秋言弑其君者二十三言弑吳子弑蔡侯者各一言弑

其君之于者一總爲二十六皆君也未有書弑公子者也公

子比彼脅爲亂首故春秋正其罪曰弑其君所以徼天下後

世倉皇被脅首亂以成篡弑者也公子棄疾殺之如衛人殺

州吁蔡人殺陳佗討賊之辭此不言楚人殺公子比而系之

楚公子棄疾者棄疾非有討賊之誠主於自立而已是深惡

之也比雖自立不可言弑比言弑者是殺州吁殺陳佗皆當

言弑也左氏穀梁皆作殺惟公羊作弑傳曰此其稱名氏以

弑何於春秋書法大不合由今攷之乃何劭公之誤而傳未

嘗誤公羊經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固與左穀同也傳曰大

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稱名氏以殺與稱人以殺

爲異文異在稱人稱名氏不在稱殺與弑經著於竹帛者既

譌何氏又襲譌爲註此何氏之學主於株守不知正誤故往
往經闕文猶聽爲之說而此尤於大義有傳也按段說非是
經文如作殺則傳文但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何可
矣何爲連以弒聞之正以將爲君故加弒文也如以州可陳
化爲比則當書楚人殺公子比何爲特著棄疾棄疾非同謀
之人猶可日以討賊子之也弒君之事起于棄疾本欲先胥
比立後再去比其弒比之心郎萌於弒虔之將故觀從謂子
干日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偏也是其心路人皆知矣晉惠
殺里克猶不予以討賊辭況會所臣事之君復子之討賊辭
乎棄疾爲于比司馬無論其誠心臣事與否其君臣之名無
以易也春秋書弒公子比非以成死者乃以賤生者也故楚
世家亦云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也潛姸堂若問云楚公
于比之弒君棄疾成之而比獨王惡名者好君位也而棄疾
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彼雖左穀相殺爲
說而義則本公羊若如段氏謂末有書弒公者乎春秋無達
例如弒君之于闕弒吳子盜弒蔡侯皆別無所見何獨於弒
公子疑之比之稱公子猶餘祭申之不稱其君稱爵也爾○
注不言至公了○此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下十四
年旨殺其公子意恢皆言其此不言其故解之正以若言其
則似實公子明比已爲君故也○注棄疾至居也○校勘記
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則作郎䟽同楚世家云棄疾即位
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下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疏杜云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大事表云寰宇記在封丘縣東四十里蓋縣與封丘接境陳留風俗傳曰衛靈公所道邑水經注濟水篇又東過平丘縣南北濟也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十三年諸侯盟于平丘是也按一統志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五十里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討棄疾故詳錄之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戌月之十日差繆略云甲戌穀梁作庚戌唐石經穀梁淛注疏本亦作甲戌○注不舉至錄之○文十四年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彼亦會盟並有經止書盟舉其重者也不別言會于某此會盟並舉故解之有欲討棄疾者舊疏云諸侯欲討棄疾以上有棄疾弒君之事下傳有諸侯遂亂之言故知於間詳錄此會欲討之矣蓋以凡詳錄者皆所善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是公羊舊義也○注不言至知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會盟咸有而間隔事者則重言諸侯即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召陵侵楚夏四月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

矣盟于浩油然則彼由間有隔事劉子不與盟是以重出諸侯今則間無隔事劉子復與盟是以不勞重出劉子及諸侯見其可知矣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注）時晉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盟（疏）注時晉至與盟○舊疏云時晉主會者以此會劉子在其間故須辨之知非劉子主會者以當時天子微弱故也知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者正以上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是其見疑不得入晉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得昭公以事楚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強而得意一年而會諸侯伐強吳為齊誅亂臣遂滅厲為得其威以滅鄭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患先晉昭之卒一年撫難楚國內亂臣弒君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大夫見執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按其明年何有詐脫是貴晉辭公不與公盟春秋諱使若公自不與盟也鄧不肯作冐下同

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注）據得意乃致會（疏）注據得至致會○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是也今此平丘之盟公見拒君子恥見拒榮見與也

又大夫被執不得意可知今乃致會故據以難不恥也曷爲不恥注據扈之會公失序恥之疏注據扈至恥之○舊疏云郎文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昳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也是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注時諸侯將征棄疾棄疾乃封陳蔡之君使說諸侯諸侯從陳蔡之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云爾公不與盟不書成楚亂者時不受盟也諸侯賤不與公盟而言公不與盟者遂亂雖見與公猶不宜與也故因爲公張義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脫上不字今補正○注時諸至云爾○史記楚世家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彼雖無諸侯討棄疾事棄疾實恐懼諸侯乃封二國也諸侯從陳蔡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或何氏以意言之封陳蔡君事見下廣雅釋詁遂竟也楚亂遂成謂竟成也遂亦有成義國語晉語吾必遂矣注遂成也遂亂猶言成亂也義載直捷通義云

時貴棄疾復封陳蔡諸侯因楚亂而飾爲己功君子恥之故以不與者爲無恥也○注公不至盟也○校勘記出時不受賂也云諸本同疏引桓二年傳受賂以證之此本作受盟盟字剜改今訂正按紹熙本亦作受賂此決桓二年書公會稷以成宋亂彼經又云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注道此者以春秋之義諱內惡公不與盟而楚亂遂非內惡例所不諱故直書公不與盟則非受賂故無惡不恥也然則桓公受賂亦內惡春秋不諱者彼注云桓公本弑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是也○注諸侯至張義○舊疏云上注云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之盟今又言此者正以諸侯遂亂是以爵侯不肯與之盟然則上下二注彌縫爲義非別解云因爲公張義者謂書公不與盟非直爲國諱因見諸侯遂亂大惡公亦不宜與故言因公爲張義也

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注〕据歸者有國辭〔疏〕○注据歸至國辭○舊疏云卽僖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之屬是也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使若有國自歸者

也名者專受其封當誅書者因以起楚封之所以能起之者

上有存陳文陳見滅無君所責又蔡本以篡見殺但不成其

子不絕其國卽諸侯存陳當有文實也疏注故使至者也○校勘記云毛本有

也字此本實缺蓋衍字遂義云先世子偃師之子廬世子有

之子也有子不絕者謂弗及嗣猶燭朔之子無絕義也名者

皆始立國文無所承也傳言不與諸侯專封者謂楚專封之

與彭城慶封傳文同自明或因上言諸侯遂亂及陳蔡而疑

爲平丘會上諸侯者非傳及何氏之意然反復經文陳蔡之

爲受封于楚實無迹可尋盖邪衞緣陵雖化專封之咎猶爲

與滅國繼絕世此則楚滅之而楚自復之安足爲德且棄疾

本以利動故直略之不復爲文實壹若陳蔡之自紹其國者

而不與楚之義嚴矣此卽春秋貴明義不貴明事之效也舊

疏云宜言不與楚專封而云不與諸侯專封者宜十一傳此

楚子也其稱人何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是楚得言諸侯之

義矣而舊云楚子初無封陳蔡之意但畏諸侯之誅遂許封之

陳蔡之子孫陳蔡爲之請于諸侯諸侯止不伐楚楚乃封陳

蔡然則陳蔡得封本由諸侯故傳言諸侯以明之按舊疏所

引舊說卽孔氏所駁之或說也不不與諸侯專封卽是不與楚

子專封見凡諸侯皆不與故傳不明所楚子也言楚子嫌別

諸侯得專封矣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齊桓封邢衛杞皆不
言齊桓亦統斥不與諸侯專封也是其義也○注名書至當
誅○舊疏云諸侯之式不合生名今陳蔡之君既已稱爵而
書名者正以諸侯之封宜受于天子而受國于楚故名之見
當誅討不合爲諸侯矣包氏慎言云邢以自遷爲文猶蔡陳
之以自歸爲文也奪其專封所以彊王義也誅而稱名黜之
使化微者例按邢衛杞亦受封諸侯而經不書名示誅者益
爲桓公諱桓公存亾繼絕春秋文不與而實與故受封者亦
從怨棄疾封陳蔡非齊桓比故於陳蔡之受封即書名張義
蓋陳蔡之君貶其邢衛杞亦宜從黜例例也非邢衛杞可不
名也○注書者至封之○校勘記云此本疏引因作固舊疏
云言主書此事者非由惡陳蔡之君不受末子之命亦因以
起楚封之按如此注義則舊說謂不臣之諸侯封之者願矣
○注所以至實也○校勘記出無君所責云鄂本同疏及闇
監毛本皆作無君無所責按紹熙本亦作無君無所責又出
卽諸侯存陳云閩監毛本作諸侯存之此作陳誤按解云非
謂上會諸侯墠地封之若是上會諸侯墠地封之當如救邢
城楚亡之屬傳亦有文官之文然則存之當作封之矣按紹
熙本亦作存之按上凡年陳火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
陳也注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天意欲存之故
從右國記災是上有存陳文也春秋凡書災異者皆示變人
君責其修政今陳已滅無君史無所責故知爲天欲示存陳

爲死灰復然象也又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至上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蔡侯以篡見殺也彼又云楚所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是也蔡般弒父篡立楚子誅之春秋不成其子示誅君之子不立之義然國無絕理故書滅蔡所以書滅者僖五年傳滅者亡國之善辭注言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也傳又云滅者上下同力者也注言滅者臣子與君勠力一心共死之辭是書滅正爲不絕其國也陳蔡國皆應存楚因其二君之後在楚就而封之知非諸侯存之明矣舊疏云若是上會諸侯嫌地封之當如救邢城楚丘之屬傳亦有文實之文宜云城陳蔡傳云孰城之諸侯城之曷爲不言諸侯城之不與諸侯專封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存之則存之可也注所謂當有文實也然則春秋於棄疾無實與義故使若自歸辭穀梁傳曰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不與楚之滅其書滅陳者滅蔡是也惟彼無不與專封義爾餘與此同

冬十月葬蔡靈公注書葬者經不與楚討嫌本可責復讎故書葬明當從誅君論之不得責臣子疏注書葬至臣子○上十一年傳楚子虔何以名

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雖誘之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是不與誘討也既不與楚誘討之嫌不書葬爲責蔡臣子當復讎以隱十一年傳云然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故也今靈公爲楚誘殺春秋書葬不責蔡臣子者以蔡般弒父自立人人得誅蔡之臣民宜皆同仇故不責復讎而書葬如恆見當從誅君論也與桓十八年公薨于齊下云葬我君桓公者異彼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仇在外也仇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不責焉此楚強蔡弱春秋亦宜量力不責知非爲怨臣子辭者以傳無君子辭也之文又彼方責莊公與仇狩故於其葬爲怨之也又魯桓亦弒兄而立而春秋不從誅君論不責復仇者以爲魯桓會不致已爲奪臣子辭成誅文故於其葬也不復示絕爲春秋惟壹譏而已故也通義云書葬者爲其廬仲討賊之志也志尚不忘復仇雖假手於楚猶蔡討也亦葬陳靈公之意也義似迂回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注不日者略兩夷疏杜云州來楚邑按吳自成七年入州來是年始滅當是國名杜以爲楚邑非莒是邑不得言滅若果楚邑當書吳伐楚取州來矣哀二年蔡遷于州來時州來爲吳邑畏楚遷近吳也故

彼年左傳云蔡請遷于吳也○注不日者略兩夷○校勘記云解云考諸舊本日亦有作月字者春秋上下滅例書月然則爲日字者誤按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疏引此注云不月者略兩夷此處疏本仍作日按舊疏又云上四年秋七月遂滅厲注云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盡王非賢責之略然則吳子夷昧兄弟立謀讓位季子即爲賢者而反滅人宜亦書日以責之而不日者正以兩夷相滅故略之此舊疏據誤本而傳會爲此說也夷昧雖讓國有賢行非楚莊之比不必據以相例且彼楚莊因有王言與滅國事反故得日責之也下三十年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見義者因有出奔可責故也以彼言之知此文無月故注就不月解之也文承十月之下言無月者不蒙上月蓋不在十月內也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疏通義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常辭也左傳不達乃以僑如爲尊夫人隱如爲尊晉尊夫人或可通尊晉則尤與內其國之義乖戾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注）入昭公卒不日不書葬者本篡故因不序

（疏）注入昭至不序○舊疏云春秋之義所傳聞之世略於小國不書其卒至所聞之世乃始書之即文十三年邾婁子蘧篨卒之徒是也至所見之世文致大平書小國而錄之卒日葬時即下二十八年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冬葬滕悼公之屬是也今此莒君入昭公所見之世宜令卒日葬時而不卒日復不書其葬者正由本是篡人故因略之不序其卒日亦不序其葬矣其本篡者即上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也然則春秋之義篡明者例書葬即衛晉鄭突齊小白陽生之徒是今此去疾於上元年亦有自齊入于莒之文即是篡明例合書葬但以本篡故因不序然則入昭公所見世小國之卒例合書日而上三月曹伯滕卒亦不日者恥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之下何氏云曹伯達於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如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故復卒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然則曹伯終生於桓十年時以春秋敬老重恩之故而得卒日葬月以為大平是以入所見之世雖例可日亦不復日是故上文卒曹伯不書日矣按去疾篡明宜書葬不書者為下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奪其嗣君辭故不與其葬矣舊疏未明莒始卒於成十四年經書莒子朱

卒所聞世始卒故不得日此宜日而不日故解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疏）注莒無大夫○莊二十七年傳文○注書殺至錄之○通義云莒無大夫而日公子意恢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稱重父以在近世合錄名氏也若然秦滅莒牟夷之屬皆得言以近書傳輒發異義者所見之世雖錄小國事事載之亦不勝文繁其特書者要各有屯書之義若秦鄭亡母弟莒殺公子假令在所聞雖可責健不責今而責之郎是以近書矣包氏愼言云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意注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然則尤君之服未除而行忍骨肉之尤君子所惡失子行言父喪未除方稱子宜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殺先君之子以失子行錄絕之於先君也○注稱氏至之子○舊疏云小國大夫假令得見皆不書氏郎莒慶之徒是也今兼書公子者欲明是君之子故也若言莒殺意恢無以明嗣子不孝按喪服傳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貫於先君故稱氏明爲先君子蓋庶兄弟若同母兄弟宜如天王殺其弟年夫例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眜卒〔疏〕釋文夷眜音末本亦作末唐石經諸本作眜按舊疏本亦作眛穀梁左氏作末則作眛是也故釋文云然說文曰部有眜無眛玉篇廣韻眛眛兼收漢書高帝紀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師古曰眛莫葛反其字从本末之末即此人名字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癸酉據厤二月無癸酉正月之十七日也鄭氏以此有事爲禘祭會子問疏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

其言去樂卒事何〔注〕據入者言萬去籥言名不言卒事〔疏〕注據入至卒事○即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彼言萬入此言籥入彼言去籥言名此直言去樂又彼不言卒事故据以難

禮也〔注〕以加錄卒事即非禮但當言去樂而已若去籥矣總言樂者明悉去也〔疏〕左傳亦云禮也杜云大臣卒故爲之去樂○注以加至去也○加錄卒事決宣八年不言卒事也即猶若也猶莊三十二年傳寡人即不起之即言若非

禮但當如宣八年之書去籥言去樂無爲錄卒事矣此言去樂明樂悉去與宣八年之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殊也明彼爲知其不可而爲之也

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恩痛不忍舉〔疏〕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注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也春秋說云或曰祭主於誠君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非禮也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則知春秋之時大夫之喪必有當祭不告者矣唐時大臣喪輒對仗奏對仗奏者謂正當朝不以狀言但以口奏唐太宗嘗怒爲責之誠以君臣一體其疾也親視之其殮也親臨之其疾革也必以狀言然此當朝非當祭也當祭以聞去樂卒事春秋備書之以爲後世法

卒事〔注〕畢其祭事〔疏〕通義云去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穀梁傳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然非卿喪不得以聞檀弓曰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明非有命則不敢告正以大史非卿故也經言有事不舉祭名者略爲變禮張本不主譏祭與宣八年同例按禮記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注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則不止去樂卒事矣孔疏鄭必知往者以下云柳莊之卒衛侯不脫祭服而往明其君有大臣之喪亦當然

也聞喪而往故知未襲也又按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蓋無祭事時然也○注畢其祭事○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其作竟按紹熙本亦作竟是也

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主謂已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世己父未必爲今君臣也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疏注主謂使而往○禮記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故何氏謂主爲已主祭者也若夫人喪皆官即往祭不可廢故使家人攝主卒事恩義兩盡矣通義云後魏清河王懌曰攝主者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釋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成森謂大夫聞君之喪不得終祭曾子問問言之矣蓋陰厭而事主之禮畢酳獻而事尸之禮畢故攝主與尸事對文以爲節也禮曰士不攝大夫若兄弟宗人爲主者即不可使攝若同爲大夫同當奔喪又執相爲攝而知解詁錯誤按孔說非是大夫聞君之喪無論何時即

行前往祭事使人攝行聞大夫之喪哀殺故俟事畢而往至上不攝大夫自關不為喪主耳非祭事也獨不問大夫士無主乎如孔說則必以此屬主為攝神主次几尸未入之前設饌于奧謂之陰厭少牢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此為為神布席也不言及設主之事知無主矣無主何攝之有淩先生禮說云大夫不終事而往所以盡君臣之義使人攝主而祭所以全子姑之恩恩義兩盡未得厚非也若祭無使人代之者饋食疏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據此知有攝主事矣若以傳有攝主二字遂指為木主然則曾子問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亦為攝木主而行可乎又按曾子問天子崩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疏於時家宰攝主然則亦以為攝木主而行事可乎雖者曰曾子問大夫之祭不得成禮廢者君薨夫人喪在內公羊傳何以不廢也曰曾子問諸侯之祭社稷聞天子崩后之喪若鄭注謂夙興陳饌牲器時則此廢者當亦指夙興時言若接祭之後當亦有不能廢者矣不能廢而又不能不往此攝主之說所由來與且何氏云不廢祭者古禮也言古以見今時有不然者矣大夫之父未必為今君之臣恩所不及故不得廢其宗廟之祭春秋以來識世卿矣世為大夫或不得終祭而往而要皆非大夫有木主證也○注不廢至臣也

○此春秋之制也春秋譏世卿故大夫不世則已父未必今君臣故不廢之祭使人攝主也其諸侯聞天子與后喪則廢祭諸侯世其父祖莫非臣子也與大夫禮殊曾子問文雖大同義實有殊或依据今禮言之春秋援古以正今也白虎通五行篇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也者通也又諫諍篇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士是也○注孝經云敬同○孝經士章文也唐元宗注資取也疏以爲依孔傳表記鄭注資取也是也舊疏云何氏之義以資爲取言取事父之道以事君所以得然者而敬同故也則何氏所孝經與鄭偁同與康成異矣按鄭稱說與康成注皆不可考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浦鏜云鄭稱當孔傳之誤梁玉繩云鄭偁爲魏侍中有啓魏武帝金榦之問見續漢書輿服志注又魏志延康元年注引魏略言偁篤學大儒爲武德侯叙傳叙即魏明帝也子杰云孝經鄭注據此處疏文非康成亦非小同當是鄭偁孫志祖云徐彥疏云與鄭偁同與康成異則偁與康成爲二家明矣

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注賓尸事畢而往也日當爲卒日

疏注賓尸至往也○禮有司徹鄭目錄云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又注云徹室中之饌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儐尸禮崇也儐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按目錄言大夫兼上

下言之上大夫室中事尸行三獻禮畢別行儐尸於堂之禮其下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無別行儐尸於堂之事彼二語尸一上大夫一下大夫也儐中於堂室中無事故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如羞醢四豆也五俎也四敦也兩鉶也四瓦豆也酌奠之觶也皆正祭陳於室中者祝佐食之俎不皆在室中祝二豆一俎在室二佐食薦俎東階悉徹之也儀禮校勘記儐徐本作儐禮經或作儐或作賓通用儐正字也此作賓與詩序同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徹而儐尸蓋以紓其象神之勞是也通義云獻尸事畢不賓尸也假令當賓尸而閒喪則亦獻尸而已不獻賓兄弟以下也拔大夫聞君之喪尚遣人攝主卒事大夫聞大夫之喪不過僚友之誼何遂不及賓尸也獻尸自是正祭禮節不得謂之尸事傳明云尸事畢自謂事尸事畢明謂賓尸矣或羞于尸侑主人主婦後也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釋君聞臣喪際一時之祭故不忍次日再釋宣八年之議猶釋是也大夫既祭卽儐尸于堂可以事畢而往下大夫并無別行賓尸之事卽禮尸於室中爲卯爵禮尸則更可卒事矣蓋主人賓爵酬尸尸奠爵于薦左後可以從殺或無獻賓酢賓酬賓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各禮節與○注日者爲卒日○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失禮鬼神例日今非失禮知日爲卒

夏蔡昭吳奔鄭〔注〕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罪同

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疏〕左氏穀梁作蔡朝吳出奔鄭朝
昭字通廣韻三蕭朝早也亦姓朝
左傳有蔡大夫朝吳按漢鼂錯蔡其後鼂即朝云春秋王子鼂
朝漢書古今人表作子鼂左傳衞史朝古今人表亦作史晁
文選羽獵賦注朝晁古字通故鼂亦作晁舊疏云此作昭吳
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按左氏穀梁皆以朝吳爲蔡大
夫則知此昭吳亦爲蔡大夫矣而傳解以爲昭吳爲蔡侯廬
之字者似非何氏之意○注不言至非同○舊疏云正以其
君始封之時名書歸則舊疏本言歸當作書歸矣名書歸即
上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是也嫌與天子歸有罪同者舊疏
云書名言歸與天子歸于有罪之文相似何者僖二十八年夏
六月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注言復歸者刺天子歸有罪冬
曹伯襄復歸于曹注言復歸者天子歸之名有與衞侯
鄭同義則天子歸有罪曹伯言復歸上蔡侯廬亦有罪故
言嫌與天子歸有罪同者○注故奪至專封○正以蔡侯廬歸其實
非天子所歸故其臣出奔不言出爲奪其君有國之辭以其
受封于楚不合有國明楚之專封蔡專受其封皆當誅
上于十三年之書名言歸非天子所歸義與此相起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注〕并十七年食蓋與孛于大辰同占〔疏〕
包氏愼言云六月書丁巳朔据厤爲月之三日劉歆以爲三
月臧氏壽恭謂當作五月二日是年正月戊午朔大二月戊

子朔小三月丁巳朔大四月丁亥朔小五月丙辰朔二日推丁巳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沈氏欽韓以今麻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九千二百六十七分入食限○注并十至同占○舊疏云謂此文日有食之并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皆與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同占也其占者則彼注云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叛是也通義云此與十七年甲戌占董生以爲宿並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弒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應在春秋後也按五行志劉歆以爲魯衛分臧氏謂當作魯趙五月丙辰朔合辰在四月十三度二日丁巳在四日十四度十二次之分降婁魯也大梁趙也降婁終於胃六度大梁起于胃七度趙晉地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疏左氏穀梁作戎蠻哀四年同杜云蠻氏戎別種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漢書

地理志河南新城縣曰蠻中故戎蠻子國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又文十七年左傳周甘歜敗戎于邥垂劉昭後漢志以此爲蠻氏之戎也杜云垂亭在新城縣北今爲汝州伊陽縣地左穀皆作蠻字續漢郡國志河南新城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注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鄤子則曼即鄤之省也鄤水經注伊水篇伊水又北逕新城東與吴澗水會水出縣之西山東流南屈逕其縣故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故蠻子國也縣有蠻聚今名蠻中是也漢惠帝四年置縣汝水篇汝水東歷麻解城北故鄤鄉城也也謂之蠻中左傳所謂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是也杜云城在河南新城縣之東南又按東觀漢記光武紀后父郭昌爲陽安侯子流縣曼侯後漢郭后紀作綿蠻侯是蠻曼通也通鑑注引風俗通云蠻者慢也故蠻亦作曼

楚子何以不名〔注〕据誘蔡侯名〔疏〕注据誘蔡侯名○即上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書名也 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疏〕范云楚子不名戎蠻子非中國故亦以其夷狄相誘也 曷爲不疾〔注〕据俱誘也 若不疾乃疾之也〔注〕以爲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爲惡也顧以無知薄責之戎曼稱子者入昭

公見王道大平百蠻貢職夷狄皆進至其爵不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略也疏注以爲主責之○白虎通王者不臣云夷狄者與中國絶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春秋傳曰夷狄相誘君子不疾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也又禮記學記疏引鉤命決云不臣夷狄之君者政教所不加謙不臣也隱二年注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之書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漢書匈奴傳論云春秋內諸夏而外四夷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人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也按此猶孟子告子篇所謂不屑教誨爲者不屑疾之正乃疾之深也但薄責其無知不以中國禮義繩之也故楚子不名本也○注戎曼至其爵○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大作太非紹熙本亦作大舊疏云上四年中之會伐吳再見淮夷五年冬越人伐吳一見越人所見之世而不進之者君子因事見義故也何者淮夷與越蓋遣大夫會此是君因可進而進之且昭公之世文致大平實不治定但可張法而已甯可文皆進乎按繁露奉本云遠夷之君內而不外謂此○注不日至略也○此決上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日且地故也戎曼夷狄微國雖大平世亦不合卒故於是殺也略之不書日並亦不地皆從略故雖不在外四夷限不得離

同諸夏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有己亥月之十日差繆略云亥公羊作丑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公羊作己亥二字似磨改

九月大雩注先是公數如晉疏注先是公數如晉○五行志中之上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慼又大蒐于比蒲晉叔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亡慼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蓋劉歆詁也按上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皆有公如晉文何義蓋與上三年同占八年大雩注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公數如晉亦宜然

季孫隱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疏差繆略云十月公羊作十一月按今本作十月唐石經同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疏漢書五行志下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以弑死莫敢復責大夫六卿專晉君還事之內比再食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劉歆以爲魯趙分左氏傳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爲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按所引說曰蓋西漢說左氏者舊說元志姜氏云六月當乙巳朔交分不協不應食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沈氏欽韓以今麻推之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臧氏壽恭以三統法推是年閏在五月前正月丁未朔二月丙子朔三月丙午朔四月乙亥朔閏月乙巳朔五月甲戌朔又是年冬至癸酉正月二十七日也戊子小寒三月十三日甲辰大寒二月二十九日己未立春三月十四日甲戌驚蟄三月二十九日己丑雨水四月十五日甲辰春分四月三十日庚申穀雨閏月十六日乙亥清明五月二

日是月十七日庚寅立夏以後純乾用事故大史曰在此月
也五月甲戌朔距春分巳三十一日不及立夏十七日故曰
日過分而未至蓋是年魯厤
失閏故魯史以爲六月也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疏】賁渾戎左傳作陸渾
之戎穀梁作陸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彗星也【注】三孛皆發問者或言人或言于或言方嫌
爲孛異猶問錄之【疏】爾雅釋天彗星爲欃槍郭注亦謂之孛
言其形孛孛似埽彗開元占經引孫炎
云欃槍妖星別名也釋名釋天云彗星光稍似彗也孛星星
旁氣孛孛然也御覽引合誠圖云赤彗火精如火曜長七尺
○注三孛至錄之○或言入者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
于北斗是也彼傳云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或言于
者此經是也或言方者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
方是也彼傳云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傳皆云孛者何彗
星也是三處皆發問正以言入言于言方有異嫌
孛亦異是以俱問錄之三傳皆云何以書記異也其言于大

辰何〔注〕據北斗言入于大辰非常名〔疏〕注據北至入于○卽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注大辰非常名○舊疏云正以東方七宿皆謂之辰故曰大辰非七宿之常名而經舉之因以爲難據此謂恆星中無大辰名也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注〕大火謂心〔疏〕注大火謂心○襄九年左傳心爲大火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郭注云大火心也左傳疏引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爲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夏小正云五月大火中八月辰則伏辰也者謂心也說文晨字解云辰時也又農字云房心爲民田時郭注爾雅云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用孫說也然則東方七宿皆可以爲大辰楚辭遠遊云奇傅說之託辰星王注辰星房星東方之宿蒼龍之體文選注引法言宋注辰龍星也故房心尾通有辰名故說文舉房小正言廢自無二義穀梁傳云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范注引劉向曰謂濫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也舊疏云釋天云柳鶉火者正以柳在南方亦可爲出火之候故也不謂心星非大火然則爾雅不言心爲大火者文不備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唐虞夏皆五月昏火中故堯典以星火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是也周泰則六月昏火中故左氏昭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杜注心以

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月令云季夏之月昏火中是也然則周秦上較虞夏星候差及一次此昏旦中星所以不同也火至初秋則昏見於西詩云七月流火是也火以三月始出九月之昏始入十月之昏則伏左氏哀十二年傳火伏而後蟄者畢是也左傳云西及漢杜云夏之八月辰星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彼疏云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大辰是房心尾也其星處東方時在角星北故以八月之昏角星與日俱沒大辰見於西方也天漢在箕斗閒故是時天漢西南東北列於天大辰之星見在天漢之西也今孛星又出於大辰之西而尾東指光芒歷辰星而東及天漢也

大火爲大辰

疏 爾雅釋天云大火謂之大辰左傳襄九年大火爲大辰或食於心是故心爲大火亦止謂之辰左傳昭元年遷閼伯於商丘主辰注辰大火也國語晉語且以辰出而參入韋注同

伐爲大辰

注 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

疏 注伐謂參伐也○舊疏云正以伐在參旁與參連體而六星故言伐謂參伐伐與參爲一候故也按後漢書郎顗傳伐作罰罰者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考工記輈人以象伐也注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通義云參伐連體六星故畢伐以秋參正猶考工記云熊旗六斿以象伐也夏小正五

月參則見傳參也者伐星也詩召南維參與昴傳參伐也圖詁皆謂而以參入注參伐也文選注引法言宋注參虎星也亦爲辰參互對辰爲龍星故也淮南時則訓昏參中高注參西方白虎之宿詩疏引演孔圖云參以斬伐禮記疏引運斗樞云參伐主斬艾示威行法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索隱引宋均曰左守也旅猶軍旅也言佐參伐以斬艾除凶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參宿中橫三星其外左右肩左右足四星又中橫三星之旁有三星下垂曰伐是爲參連體而九星也天官書曰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是其證也此疏謂與參連體而六星疑是字書之誤但詩疏獨繆傳曰三星參也又周禮熊旗六旒以象伐則此疏不爲無據矣按疏言六星謂伐三星與參正體三星爲六不數其外四星故也參之正體三星故與心同稱三也詩小星疏云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同故周禮以象伐也明伐得統參也公羊曰伐爲大辰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告互舉相見之文故毛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注大火至大辰○記文辰房星天時也又云參商星也辰爲東方宿參爲西方宿用以紀時故皆謂之大辰以別於餘星也北辰居中視以定參辰之度故亦謂之大辰大辰有三同名異實故下注云

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覩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是也說者以北辰爲大端指心小端指伐非也禮記鄉飲酒義云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注辰時也○詩齊風東方未明云不能辰夜傳辰時也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靁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匕象此達厂聲也又晨字下云辰時也

北辰亦爲大辰〔注〕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覩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故加亦亦者兩相須之意〔疏〕注北辰至之意○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周禮大宗伯疏引元命包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旁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繁露奉本云星莫大於大辰北斗常星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衞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其猶蓍百莖而共一本龜千歲而人寶是以三伐傳決疑焉按此多說字大率亦以大辰爲極星之主皆取則焉釋天郭注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索隱引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限極也按廣雅釋言

極中也故諸家亦以北極為天中舊疏引爾雅李注云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孫炎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是也論語為政云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郝氏爾雅義疏云說者謂北極五星第五為天樞最小星是不動處然實不動處猶在樞星之下今按樞星非不動但其動也微人所不見故以為居其所耳按天官書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又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文選注引天官星占北辰一名天關關者樞機之地總要之名也郎天官書之太一易釋文引馬融說以太極為北辰索隱引文耀鈎謂之中宮大帝周禮疏引鄭氏說謂之天皇大帝耀魄寶索隱引合誠圖又為紫微大帝此云大辰皆北辰之異文也初學記引合誠圖又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冠有五帝宋舊疏引春秋說云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大一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者與先儒說違其何氏兩解乎許氏宗彥北極說云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注公羊述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極以別心伐令北極甚小不易辨周髀

日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繫繫表端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之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即璿璣之徑折半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即不動處以衡問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則則初去極心不應若是之遠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北極樞之數樞即不動處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鄭康成謂之太一北辰稱名北極大星或即此與今法測何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璿之用正同若論語所言北辰即周髀所謂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者蓋赤道極也

何以書記異也

注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叛

疏杜云妖變非常故書繁露奉本云海內之心懸於天子彊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升吉凶不以其行有星茀于東方于大辰入北斗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篡弒者春秋皆書以爲大異○注心者至之宮○舊疏云春秋說文星經亦云天官書心爲明堂房爲府曰天駟索隱引春秋說題辭云房心爲明堂天王布政

之宮詩汎厤樞云房爲天馬主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
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駟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
五度有天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銜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
爲憲憲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
以喜也今於口間土移一讀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上
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
引文耀鉤云房心爲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莊七年疏引
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天王位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
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僖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
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
注妖星也四日彗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
天文志欃槍棓彗雖異其殃一也大官書正義云天彗者一
名埽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
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
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
恒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彗星出則國權欃攙
猶驟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也此天所以去無
道而建有德也○注是後至以亡○五行志下之下昭十七
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董仲舒以爲大辰心也心在明堂天子
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
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爲君臣乘離孛星
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氐陳鄭也房心

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
召伯毛伯立王子鼂子鼂楚出也時楚彊宋衛陳鄭皆南附
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
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
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
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此皆
孛彗流炎所及之效也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中
須曰慧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爲
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愼曰往年吾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
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
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
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昊之墟也鄭祝融
之虛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其星爲大
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
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
風梓愼曰是爲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
午太甚宋衛陳鄭皆火劉歆以爲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
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宋大辰虛謂宋先祖掌祀
大辰星也陳大昊虛虙戲木德火所生也鄭祝融虛高辛氏
火正也故皆爲火所舍衞顓頊虛心爲大水皆室也天星既
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爲王室亂皆同按劉子駿古文家說
與公羊異占經引感精符云孛星賊起光入大辰者將有陰

謀以邪犯正與天子爭勢居位者大臣謀主兩主並立周分之異也與今文說近其周分爲二天下兩主者謂敬王在成周王猛居王城二十二年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又言王子猛卒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謂敬王也又云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是周分爲二天下兩主事也舊疏引運斗樞云吳字賊起守大辰於五堂亂兵塡門三王事周以分是也三王者謂王猛子朝與敬王也王猛篡立卒後子朝繼之恆與敬王相距故直云天下兩主也宋南里以亡者卽下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是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疏）杜云長岸楚地大事表云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和州南七十里之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云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歷代爲建康西偏之要地方輿紀要東梁山一名博望山在太平府西南三十里西梁山在和州南六十里夾江對峙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天門山一名峨眉山今元和志不載此說

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注）據於越敗吳于醉李（疏）舊疏云經文言戰而傳以詐戰問之者正以夷狄質薄不能結日偏戰今此兩夷而言戰故以詐戰難之○注據於至醉李○見定十四

年彼此皆是兩夷不言戰故據爲難釋文作㒞李云本或作觭敵也注俱無勝負不可言敗故言戰也不月者略兩夷疏注俱無至戰也○通義云按左傳楚人以詐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旋以詐敗楚師而取餘皇歸此所謂敵也河曲之敵兩無勝也長岸之敵兩有負也○注不月者略兩夷○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詐戰者月此詐戰不月故言略兩夷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一終

予汝茶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